

國際姑息主義之檢討

國際關係研究所學術座談會發言紀要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於民國五十七年元月十一日下午三至六時，在台北市中正路一七九五號七樓會議室，舉行第十六次學術座談會，題為「國際姑息主義之檢討」。座談會由該所副主任鄧公玄教授主持，應邀出席的有：（以簽名為序）黎世芬、谷正鼎、吳錫澤、石樂三、李天民、張棟材、郭乾輝、魏克威、朱少先、蘇良弼、王建勛、郭榮超、陳紹賢、羅石圓、鄧公玄、崔垂言、陳元、雷崧生、馬星野、施啓揚、馮達、李柏泉、張遵權、陳裕清、周鑫、黎東方、林尹、蕭一山、林森、趙倩、方媚娟、沈鈞傳等三十餘人。茲按當日發言先後，將要點刊載於後，以供讀者參考。

主席致詞：

今天是本所召開第二十六次學術座談會，亦即五十七年度頭一次學術座談會，蒙各位先生光臨，參加討論，我們感到非常榮幸。今天我們所要討論的題目是「國際姑息主義之檢討」，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國際姑息主義者的謬論日益高漲，不僅使中華民國的人士感到非常困擾，同時對其他民主國家也同樣感到棘手。所以本所今天提出這一問題，向在座的各位專家學者請教，希望各位多多供獻寶貴的意見。依照我們預定的程序，除了請各位專家學者發表高見之外，本所準備了兩個專題報告，以供各位發言的參考。第一位是崔垂言先生的「毛匪思想絕非出自中國傳統」，第二位是陳紹賢先生的「美國的姑息言論與反戰運動」。為節省時間起見，先請崔垂言陳紹賢兩先生提出報告，然後再由各位先生發表高見。

毛匪思想絕非出自中國傳統

，崔垂言。

國際姑息主義者，不僅捏造種種理由，強教愛好自由和平的人士，向極權的、黷武的毛匪屈膝；而且自詡為「中國問題專家」，曲解、附會、任意

牽合古今的事實，以企圖達到其譁衆賣欺的目的。他們有些概念相當模糊，理由也很駁雜，在此姑且選擇下列各點來研究。他們說：

——中國古代帝王應奉「天命」，是毛匪標榜「人民」的依據，所以匪黨不祇代表無產階級，同時也代表各主要階級的聯盟——事實上，也就是全部人民。這是毛匪「背離馬列主義的事實之一」。

——中國古代政治，是由皇帝凌駕所有人民之上，利用科舉或捐官，網羅一批「士人」和「地主」，構成其王朝的統治階級。毛匪繼承了這個傳統，聚斂一羣幹部和黨員，以政黨的統治階級代替王朝的統治階級。

——中國古代的法律，純粹是國家工具，並非用以保障個人權利。其處罰對象，是破壞秩序的庶民，在審理案子時，還可作「法外」的考慮。從此形成了「古老的集權主義」。毛匪正是如此，而把「古老的集權主義」變成「現代的極權主義」。

——中國古代對外不承認平等關係。中國人所講的「天下」，乃屬於一種「Universal State」觀念；而「中國」則為天下的「Middle Kingdom」。毛匪顛覆世界的意圖，無非是「Middle Kingdom Psychology」的反映。尤其是中國在上個世紀蒙受列強羞辱後，毛匪更渴望獲得較大威望，以資補償。

他們說這些話的企圖，端在誘人發生錯覺，誤認：毛匪思想出自中國傳統，而非馬列主義；中國本來就專橫擴張，世人對毛匪的極權橫武無須驚異；毛匪積極向外活動，更是一個世紀以來列強壓迫中國所激起的，倘不事疏解，而予以打擊，結果將適得其反。他們這種謬論，不僅詭譎中國歷史、掩飾共黨罪惡，而且損害人類自由、貽誤世界和平，我們不能不加以辨正。

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毛匪自己就堅絕否認他的思想出自中國傳統。他從叛亂開始，便把中國傳統視為「封建」的東西。近年發動「文化大革命」，喚使「紅衛兵」「大破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更妄圖將中國傳統徹底毀滅。反過來說，目前作為共匪「聖經」的毛匪「語錄」，開宗明義第一章就講：「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沒有一個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黨，就不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羣衆戰勝帝國

主義」，「整風運動是一個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要不斷的把我們身上的錯誤東西整掉」。可見他始終以承繼馬克思列寧衣鉢自命。未審所謂「中國問題專家」，對此作何解釋？

我們如果進一步的分析毛匪思想，必不難發現它是以「暴力」和「鬥爭」經緯其間的。到處要使用暴力，一切是爲了鬥爭；如果把暴力和鬥爭的因素去掉，則毛匪思想便一無所有。但是，暴力和鬥爭，却和中國傳統大相逕庭。即使偏見之深如費正清者，也不能不承認：「馬——列——毛主義的鬥爭辯證論，取代了帝王時代儒家思想和諧相處的哲學。在這種轉變中，當然根本談不上什麼持續」。但，這位所謂「中國問題專家」又說：「馬——列——

毛主義和儒家思想，都有正統的特質」，「異端邪說照樣受到排斥」（見「人民的中國」）。他居然用這兩句皮毛的話，把兩者根本的差別輕描淡寫的掩蓋過去，這是學者研究問題應有的態度嗎？

毛匪要在產業落後而沒有「無產階級」大量湧現的中國，進行馬克思所規定的「階級鬥爭」，遂遵循在莫斯科由列寧到史達林提出的一套所謂「中國革命論」。其中確定中國是「半殖民地國家」（見列寧：「論東方民族解放運動開始」），認為「無產階級力量薄弱，不足領導革命，須特別着重與農民聯盟」（見史達林：「論中國革命前途」）。此外，還主張「應當從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過渡到工人與小資產階級革命聯盟的政策」（見史達林：「論東方大學的政治任務」），又主張「聯合資產階級的革命分子」（見史達林：「論國際形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史達林索性指使各國準備奪取政權的共產黨，以「人民」作號召，成立「人民

民主國家」（見波立特：「史達林」）。所以毛匪說：「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見「論人民民主專政」）。其來龍去脈，十分清楚。而費正清竟把毛匪標榜「人民」，當作沿襲中國古代王朝的「天命」說，並且視為「背離馬列主義事實之一」（見「人民的中國」）。這種說法，不知屬於什麼邏輯。他究竟是無知呢？還是有所隱瞞呢？假若肯定毛匪標榜「人民」，乃沿襲中國古代王朝「天命」說來的；那麼，戰後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捷克斯拉夫、阿爾巴尼亞等國，爲何也都以「人民」相標榜呢？

在政治上，毛匪奉行列寧的主張——「無產階級」本身不能自發的形成「革命思想」，組成「革命團體」以實行「社會主義革命」，乃以知識份子爲「職業革命幹部」，構成一個統治階級——就是匪黨。這和中國古代王朝的科舉與捐官，怎能扯得上關係？毛匪組織匪黨的目的，在「運用暴力奪取政權，實行專政，消滅一切階級」（見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所以把國家當作「一個階級壓迫另一階級的工具」（見列寧：「國家與革命」），「實行無條件的集中制和最嚴格的紀律」（見列寧：「左傾幼稚病」），「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用強力手段」，「不受任何法律限制」（見列寧：「論無產階級革命」）。從此更進一步的形成共產黨特殊的法律理論，強調法律爲政治服務，「一方面無產階級專政爲一種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權力，另一方面它運用法律，要求服從法律，並處罰法律的破壞者」（見維辛斯基：「憲法讀本」）。毛匪的極權主義淵源所自，瞭如指掌，與中國

古代王朝統治，相去何止十萬八千里！如說中國古代法律是「國家工具」，請問在近代民主運動之前，那國法律是「保障個人權利」的？中國古代王朝雖屬專制政體，但沒有不講「愛民如子」、「視民如傷」的。費正清也說：中國古代「政治的主要目標，是使農民安居樂業」（見「人民的中國」）。而同時又說毛匪的「極權」是由中國古代王朝的「集權」演變來的，實屬無稽之談！

在國際間，毛匪嚴格的執行着「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教條。他得到的啓示是：不能將他國的「無產階級鬥爭」看作和自己無關，本國的和他的「資產階級」都是「無產階級」的共同敵人（見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於是他負起了「世界革命」的任務。據史達林解說，列寧的戰略在十月革命以後進入了「第三階段」，這個階段「革命已超越一國的範圍，世界革命時代開始了」（見「關於列寧主義的基礎」）。列寧分析世界形勢，論斷「革命將在帝國主義最弱的環節爆發」（見「帝國主義論」），必須把世界上的「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結成一條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匪黨就是在這個企圖下被建立起來，並且被扶植起來的。因此，毛匪強調：「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見「新民主主義論」），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以及世界上的一切國家的和平運動和正義鬥爭，我們都必須給以積極的支持」（見匪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其在國際間滲透顛覆活動的由來，極為清楚，怎能扯到「中國」和「天下」觀念上去？研究歷史，不可望文生義。中國之稱「中國」，猶之美國之稱「United States」，均有其歷史的緣由

。中國人講「天下」，也像美國人倡議組織「United Nations」一樣，具有同樣的崇高理想。如果有人解說美國名為「United States」，並且在紐約組設一個「United Nations」機構，要以美國為首，使世界各國都被美國 United 起來，豈非笑話！至於說毛匪在國際間的活動，爲了「補償中國在上個世紀所受的羞辱」（見費正清：「關於中國問題的新觀念」），更是捕風捉影的神話。在史達林時代，毛匪宣稱「一面倒」，完全按照蘇俄的指揮棒向外伸張，可見他的活動與民族情緒無關。史

達林死後，毛匪與蘇俄新領導者進行「戰爭與和平」的爭辯，所堅持的仍爲列寧的原則和史達林的構想，更足證明匪俄衝突，祇是國際共產黨的思想、路線和權力鬥爭，絕非民族主義的表現。

總之：國際姑息主義者，以所謂「中國問題專家」的姿態出現，說出前述似是而非、強詞奪理的話來，徒使愚者駭、智者笑。他們如非出於偏見，便是別具陰謀，否則即對中國歷史和共產黨問題完全外行。

美國的姑息言論與反戰運動

· 陳紹賢 ·

壹

美國國內的反戰運動，從一九六五年春季的「強教」(Teach-in)集會起，到去年四月的紐約大示威，達成一種高潮；再到十月的「向五角大廈進軍」，激成高潮的推進。迄今各地較小規模的騷動，此起彼落，尚未停息。綜觀近三年來的反戰示威，形式雖多，而實質不變。

反戰運動乃國際共黨在美國境內開關的戰場，其破壞和顛覆的作用，就是反戰運動的實質。這不是武斷的話，可舉一些實證來看。

當「強教」方式的反戰運動盛行時，美國聯邦調查局長胡佛在衆院撥款委員會作證後，於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七日發表證詞。其中指證加州大學和威

州大學的「強教」反戰，都受了共黨組織的操縱。

關於去年十月廿一、廿二日國防部被反戰羣衆圍擾的事件，詹森總統曾對國會兩黨領袖宣讀一項「秘密報告」。嗣後衆院民主黨領袖亞培爾(Carl Albert)和共和黨領袖福特(Gerald Ford)都曾透露該報告的內容——指證那兩天的反戰示威，是由國際共黨組織、發動和指揮的。

儘管在美反戰運動的主動力在於國際共黨，美國國內的姑息言論給反戰運動的激發與助長，正像火上加油。記得前年四月間，我們在這裏舉行一次反姑息主義的座談，我們對費正清等的姑息言論，有所辯駁。現在兄弟想就最近的較為顯著的姑息言論者，分爲幾類，分別地報告他們的說法。

貳

首先看看幾位學人的論調。

加爾柏萊茲教授 (John Kenneth Galbraith) 於去年曾宣稱：「美國須停炸北越，逐漸降低作戰，而退守於若干基地。此一主張博得『美國人民民主行動會』(ADA) 的喝采，(他是該會全國委員會的主席) 而通過一項決議，呼籲共和、民主兩黨制定和平政綱，支持主和的總統候選人。」

加氏於去年十月十二日在芝加哥發表演說，指稱越共是為民族主義而戰；在本世紀中，罕有民族戰爭為殖民強國所制勝；美國從事越戰是犯了錯誤；必須停炸，採取步驟退出越南。

賴世和教授 (Edwin O. Reischauer) 對越戰的意見，與加氏所見無大出入，不過他的姑息氣味濃厚得多。去年六月間，他在哈佛校友會發表演說，肯定亞洲國家的真實威脅，是由於內部的不安定，而非來自共黨的侵略；美國之於越戰必無勝利的希望。

賴氏在他的新著「越南之外——美國與亞洲」一書中，慫恿美國拋棄它的盟國，去安撫它被認作「頭號敵人」的北平偽政權。他雖參加去年十二月廿日美國十四位學人支持政府越南政策的「聲明」，但又對「時代週刊」聲明：「我們所說的是美國在亞洲負有一種職責；同時讓我們不至於發脾氣而做出愚蠢的事情」。他的所謂「愚蠢的事情」，是指越戰擴大，引起與中共直接衝突。

肯南教授 (George Kennan) 過去在參院外委會作證時，曾謂「越南不是軍事與工業的重要地

區……即使它完全在越共控制下，也不至顯現危險之大，足以解釋美國的軍事干涉是正當的」。所以他主張：凡地區、文化、人民的經驗與美遠距的國家，美國不應作軍援的承諾。去年十一月間，他在華府電視訪問中還保持此種觀念。對於越戰，他反對上升；要求停炸；懷疑目前能由和談獲致任何結果；強調美國必須極力避免與中共或蘇俄衝突。

政論家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年來發表的評論，大多為攻擊詹森的越南政策。他認為美國在越作戰，假如不是一種示威，就是一種軍事上的恥辱，因為現代武器的火力能消滅敵人，但不能屈服他的意志。他又一再的申說，美國當局不認識時代，不了解羅、邱的時代已成過去，以致陷入越戰，美國人極須脫離此一難境。他不但強調美國必須退出越南，而且主張美國須從亞洲撤至海洋分界的澳洲，以免與陸權的中共衝突，因為亞洲的情形特殊，亞洲戰場非美國所能達成決定性的勝利。

參

其次是幾位政客的姑息言論。

參院外委會主席傅爾布萊特 (J. William Fulbright) 曾強調：越戰是越南的內戰，美國軍事介入，沒有法律的根據；所謂「履行東南亞公約的承諾」，乃是「一種自我產生的承諾」。國務院對此說法，迭經辯駁。近來他的語調已着重於煽動性的了。

傅氏指責詹森的越戰政策是出於權力的驕狂，非因為國家安全的需要；美國子弟在越繼續傷亡，非由於國內的反戰，乃由於當局的升高戰爭；越戰

已使美國的「偉大社會」變成「病態社會」，也使越南變成一個「停屍場」。又說：「越戰是一種不道德的和不必要的戰爭；美國在此戰爭中證明的唯一事情，就是它殺死越南人民的志願和能力」。

除傅氏外，目前民主黨參議員中姑息反戰的，以麥加錫 (Eugene McCarthy) 較為突出。他最近有幾項主張：割讓越南某些地區給越共，以試圖促成和談；越南與越共談判組織聯合政府，以期結束越戰；越南也須與越共的政治組織——民族解放陣線商談和解越戰。

麥氏有競選該黨總統候選人的企圖，頗得黨內鴿派的支持。該黨「自由派」組織一個叫做「關切的民主黨人會議」，以與「美國人民民主行動會」的左傾份子合作，以「倒詹擁麥」為目標。由此可見麥氏的姑息反戰言論有其深厚的政治作用。

共和黨參議員柏西 (Charles H. Percy) 曾間接表示有意競選該黨總統候選人。近訪問越南等國三週後返美，已公開表明無意競選。當他訪越之前，曾於去年數度發表姑息言論：四月間，他對記者們說：「要河內不向南「增援」，是一種不切實際的要求，河內是不可能同意的」；六月間，他在哈特福特 (Hartford Connecticut) 演說道：「越戰是美國對亞洲作過份的單方承諾，即使美國能於軍事上打敗北越，越南人還是不能過自由生活的」；九月間，他在芝加哥演說，警告美機接近中國大陸邊界的轟炸，可能惹起美國與中共戰爭。他從海外回美後，論調已有改變——最近在華府電視訪問中說：「對北越的滲透和供應路線必須繼續予以轟炸」。

密歇根州長羅姆尼 (George Romney) 於去

年四月間在哈特福特發表演說，對越戰問題大致還支持政府的政策。但在他決定競任總統候選人之後，論調就起變化。他爲了解嘲前後矛盾，曾聲明：

他訪問越南期間（指第一次訪問），被美國在越官員「洗腦」，後來才明白真相，已不復相信美國需要參加越戰，以阻遏共黨對東南亞的侵略。

羅氏曾一再表明他反對所謂「連珠說」（Domino Theory），而建議像戴高樂和柯錫金等屢次提過的所謂「越南乃至整個東南亞的中立化」。他甚至揚言：「共產主義與自由制度間現有的衝突，是美國造成的」。這句話說在他訪俄晤柯倫之前，其作用何在？耐人尋味！

陳裕清先生：

反越戰運動開始於所謂強教

其幕後策劃支持者還是俄共

關於美國的反戰運動，的確誠如剛才陳先生所說的，開始於所謂強教（Teaching），慢慢就變成一種比較激烈的政治鬥爭，在強教運動展開期間，其參予份子，都是根據美國言論自由的原則，認爲強教運動的展開，是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之內，漸漸地這種反越戰運動，就演進到政治鬥爭的階段。演變到最近，去年十二月聖誕節前後，和十一月感恩節前後，在這兩個月間，紐約、華盛頓和柏克萊等大都市，都有大規模反越戰、反征兵，甚至反國防工業的運動，因爲在加州大學及其他美國大學中的青年學生，對於道爾夫化學品工廠派人到學校中去招兵買馬，到公司去加以破壞和阻撓，同時在紐約道爾夫化學品工廠的周圍也舉行示威，反對該公司替政府製造燃燒彈，這種行爲實際上就是反對美國國防工業的行動。

肆

最後，舉金路德（Martin Luther King）的姑息反戰言論，以爲一般黑權運動者的代表。

金氏反對越戰，以其破壞社會建設計劃，傷害民權利益。去年四月十五日，他在聯合國廣場對示威羣衆演說，指稱：越戰的不道德，是把嚴重的美國利益——反貧窮計劃——破壞了，這是一種悲慘的事實；「當權的人們決不要民權的奮鬥，而將用戰爭的重担，去沉沒建設性的社會計劃。」

剛才所舉的各種姑息言論，對於反戰運動的助力必大。不過，美國一般人民和各界領袖大多數

是支持政府的越戰政策的，他們對姑息反戰已起反感，起而反擊了。（參看拙作「美國國內的反戰運動」。刊「問題與研究」本年元月號）然而姑息言論助長的反戰運動，給予河內的鼓勵實在不小。只看去年十月廿六日「紐約時報」上莫查理（Charles Mohr）的一篇通訊，就可知其概要了。

最近惠勒將軍和彭克大使都指出「越南的主要戰場是在美國國內」。史卡拉賓諾教授（Robert A. Scalapino）等十四學人發表的「聲明」，認爲「越戰的結果，其決定於美國的街道上和家庭裏之分量，正與決定於越南叢林中的相等」。這兩種說法，對美國「國內戰場」的估量雖有差別，但姑息反戰給予敵人幫助之大，總是顯而易見的了！

至於反徵兵運動則更爲激烈和普遍，特別在巴地摩的反徵兵運動，是由一位牧師領導了若干人，甚至衝到了巴地摩的徵兵局中，用鮮血塗污所有的兵籍檔案和文件以致不堪使用，以後有人問該牧師，那些是不是反徵兵運動者的血液，他說不是的，那是鴨子的血。由是反徵兵運動與反國防工業的激烈，使反越戰運動，至今已達到另一個新的階段，在這一階段中，他們結合了反越戰運動最初的、以言論自由爲基礎的人，加上民權運動份子及新左派的人，另加上希癖運動（Hippie Movement）的人，聯合起來後，使美國今天在政治上、社會上構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壓力，由於這種壓力的存在，使得美國今天在越南用很大的兵力，到現在爲止已有四十八萬兵力，在二個月中將達到五十二萬五千人，以這樣大的兵力，美國沒法充份地發揮其戰力，誠如剛才陳先生所說的，這的確發生很大的影響。

反越戰運動究竟是什麼人發起的呢？是共匪呢？抑或俄共呢？剛才陳先生也提過了。詹森總統向國會領袖曾宣讀一項兵力的報告，聯邦調查局局長最近也有一個申明，國務卿魯斯克也提到，他們都發現在反越戰運動中，有共黨份子的加入，衆院非美活動委員會一個調查報告，也認爲，所有反越戰運動，都是美國的共產黨及其外圍組織，特別是杜布依俱樂部及民權運動等幾個單位，根據美國報章雜誌的分析，它們的創始人認爲是俄國共產黨的

中央委員會所策劃支持的，俄共中央委員會當然不是直接地去指導策動，它是通過一個設在俄國的所謂世界和平委員會的組織和設在維也納的世界和平學會來策動的，去年夏天和秋天的一個大規模世界性的反越戰運動，據說是由左派人士在史塔克福所召開的世界和平會議所安排組織的，我想這個分析相當可靠，因為俄國共產黨在西方國家中，有其嚴密的組織，共匪儘管叫聲得很厲害，且美國新左派份子集會時懸掛毛匪澤東的像，但共匪在國際間的組織活動，究竟不會像俄共那麼大膽放肆，不過今天反越戰的行爲，當然是和共匪的利益相吻合。所以共匪對反越戰運動非常贊成和支持，所以我想真正在幕後策劃支持的還是俄國的共產黨。

蕭一山先生：

欲徹底消除姑息主義謬論 必需加強中國文化的宣傳

主席、各位先生：本人對於國際問題，平時很少研究，也不十分留心，可是因為前年，國際姑息主義開始活動，傅爾布萊特等人發起國會聽證，我們立監兩院及許多大學教授都發表了文件加以駁斥。那時我們曾給傅爾布萊特寫了一封公開的信，後來我就把大家討論的資料，寫了一篇文章，在新生報發表，題目是姑息主義的歷史背景。因為我認為姑息主義必定有其來源，為什麼美國人會高唱姑息論調呢？這大約是英美的哲學家 and 歷史家，對世界問題都是抱有一種不正確的觀念，而形成了姑息的傾向，所以就影響到一般的人了。我們看英國的羅素和美國的杜威，都提倡經驗主義，而經驗則局限於事實。不像我們中國從前所講的道義和理想，因此美國的沙特，強調「存在先於本質」之說，就是寧願被赤化，做共黨的奴隸，而不願和共黨逆流以武力去抗衡的。這和中國人的寧為玉碎，勿為瓦全及士可殺不可辱之說正相反。最近我看到報上登載着在東方學者會議期間，費正清發表談話，他的思想突然改變了，於是我又寫了一篇文章，講姑息主義與匪滅命論，也在新生報以專論發表。後來黎東方先生回國後，發表了幾篇文章，談到根本沒有這回事。可見我們中國的記者，對於事實的報告，實在相差太遠了。剛才我看見

何浩若先生的書面報告說，「自由中國的報紙報導說，中央研究院現代歷史研究所所長說服了費正清」。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段消息，這就很奇怪了。不但黎先生談到這事，黃大受先生也告訴過我，根本上郭延以等在東方學者會議中都是跟着費正清走的，而不是要說服他的，何況他也沒有方法去說服他。因此我認為報紙的報導太不負責了。你們的國際關係研究所，和黨部管新聞的陳裕清先生，都應該負起責任，給我們一點正確的消息，而不確實的報導，就不要在報紙上亂登，免得將來使我們的觀念也攪亂了。現在的姑息主義在美國，不但沒有止熄，反而擴大了。湯恩比最近來訪時，我們談過，他就是和姑息主義者一鼻孔出氣的。我們看他在美國為姑息主義者張目，以打擊詹森政府的威望，就可以知道了。所以他到台灣來的時候，絕口不談政治，我們只能講一些歷史上的事情，使他在觀念上稍微受點影響。今天美國姑息主義的論調如此囂張，我們應該如何來對付呢？這倒是我們應該討論的問題。我以為要消除姑息主義，必需對中國文化的宣傳加強起來。因為外國人不瞭解我們中國文化的本質。我們既展開文化復興運動，為什麼不把中國文化的根源和義蘊，儘量向國外介紹，使他們知道中國文化自來就是和平的，公正的。以大同為理想之境界，用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方式，使人類不爭不奪，共榮共存。如果想用武力來革世界之命，當然不會成功的。共產黨不但不能代表中國文化，反而完全違悖中國文化。而姑息主義者偏說毛澤東的思想是中國文化的傳統思想，那簡直是胡說了。我們中國文化也可以把歐美的現實主義的觀念加以糾正。我在七、八年訪美時，就聽說斯坦福大學的教授集體創作一本書叫 *Shrinker*（投降），他們要求對共產黨不要抵抗，就投降好了，他們覺得共產黨一定會得勢的，只有投降，才可生存，沒有其他路子。現在我常接到許多美國朋友的來信說，美國大學中，十分之七、八都是主張姑息的，所以在現在這種氣氛之下，身為自由世界領導者的美國，其實也只有美國才有力量領導自由世界抵抗共黨侵略，而美國却這樣地搞下去，將來自由世界的前途還可以樂觀嗎？不過照歷史的演變來講，共產黨是一股逆流，照進化的原則講是不能成功的。所以我們希望，只有使中國的文化發揚起來，才能讓國際人士相信，世界的前途，是可以和平方法來解決的。否則，光是來攻擊姑息主義，警告姑息份子，效果究竟有限。這是我的看法，不知各位先生以為如何。

谷正鼎先生：

姑息主義就是共產黨的開路先鋒

我們要反共就必須防止姑息主義

主席、各位先生，剛才聽了崔先生和陳先生的報告，以及陳先生和蕭先生的發言，對此一問題已經分析的非常詳細。根據我們座談會討論題綱的內容共分爲四點：即（一）「毛澤東主義」爲中國傳統思想之曲解，（二）兩個中國的謬論，（三）反越戰之運動，（四）阻遏姑息主義逆流之對策，（五）結論。我想根據上述題綱的內容來發表幾點意見，並且盡量的能在限定的十分鐘內說完。

關於說明「毛澤東主義」爲中國傳統思想之曲解，崔先生在報告中已說明甚詳，不過，我在此要補充的就是像這批持姑息主義的人，他們何嘗不知道毛澤東的思想，根本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完全不同，我認爲他們是知道的。那麼爲什麼他們要這樣來曲解呢？當然有他們的道理。首先我們要知道姑息主義的活動範圍是在什麼地方，姑息主義的活動並非是在共產主義國家之內，姑息主義的活動範圍乃是在自由世界之內，而且姑息主義的活動更是集中在美國，因爲很明顯的祇要他們能够把美國的思想控制住，在美國的思想戰場上打了勝仗，就等於是在全世界打了勝仗。所以他明白這個道理，便將姑息主義活動放在自由世界，而且集中於美國，他要欺騙美國人，要利用美國人對共產黨陰謀的觀察不清，而施展魚目混珠、放煙幕的伎倆。在軍事上放煙幕的作用是在掩護「進攻」與偷襲，所以姑息主義在共黨的策動下就是想在自由世界領導者的美國，爲共黨作煙幕的掩護，使美國政府作決策錯誤，導致在其他地區的失敗，終至美國不保。

他們說「毛澤東主義」是繼承中國的文化傳統，這根本就是一種煙幕，因爲美國一般人還覺得中國民族有他本身優良的文化存在。而費正清等，便造了一些理論說：毛匪是繼承中國的文化傳統，來欺騙美國人。這就等於在抗戰時費正清等曾說：「毛澤東不是共產黨，乃是土地改革者」完全一樣。這又如當年蘇俄的外長莫洛托夫所說的一樣：即「中國的共產黨是個紅蘿蔔

，表面上是紅的，裏面是白的」。那就是說你們不要怕它，他們不是真正的共產黨。若干年來的事實證明，毛匪決非土地改革者，而共匪並非是外紅內白。這就是國際共產黨淆亂視聽的陰謀，現在若干年後，大家已明白上當了。

姑息主義份子說毛澤東是代表了中國的文化，其實，毛澤東自己的說法就否定了費正清的理論，毛匪說：毛匪自己是馬列主義的正統，尤其最近毛派更強調的這樣說着。實際上馬列主義絕對不是中國的文化，費正清何能牽強附會？記得我在西安時，當時有共產黨的代表林祖涵、陳紹宇等正路過西安，正是在抗戰的二十八年年底時，當時他們說：中國共產黨是黃帝的最優秀子孫。當時我聽了之後，就覺得心裏非常的難過，如說他們是中國的最優秀份子，那麼別人就不算是優秀的了？於是我就問他們：「你們說中國共產黨是黃帝最優秀的子孫，你們應當知道黃帝的面孔是黃的，頭髮是黑的，鼻子是扁的，眼珠是黑的，黃帝的子孫應該信仰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至於孫中山先生的一貫理論。而你們共產黨信仰的是馬列主義，而馬克思和列寧是白種人，高鼻子，綠眼睛，他們不是中國人，是外國人。黃帝的子孫竟然認外國人爲父，那還能算是中華民族的最優秀份子嗎？」弄得他們耳赤面紅。

毛澤東自己既說他是馬列主義的正統，而他近年所作的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要把中國的傳統文化一起澈底消滅，這又怎能說是代表中國文化呢？事實擺在眼前非常的明顯，費正清對這種情形至少同我們是一樣的清楚，或者比我們還更清楚，但他爲什麼還要顛倒黑白的說毛匪是代表中國文化呢？很簡單，他就在爲共匪施放煙幕，在用朦朧的戰術來欺騙美國人。至於中國的這個「中」字，並非如費正清所說是代表帝國主義，我認爲我們中國之「中」，乃是中庸和平之「中」，中國人是講和平講中庸。反過來看看毛澤東是不是一個中庸之人呢？在此我不必多說，各位看看他的言論和行爲就知道，他絕對不行中庸之道。

至於第二點：關於兩個中國的謬論問題，我認爲姑息主義所主張的兩個中國，與聯合國一般外交家們所說的兩個中國完全不同。聯合國一般外交家所說的兩個中國，是指要共匪代表大陸，中華民國則代表台灣，把中國分爲兩個，這是在聯合國的一部份外交家中的主張。但是，姑息主義兩個中國的論調不是如此，我們可以從康隆報告中看到：所謂康隆報告，是姑息主義者的結晶

，就是史卡拉皮諾的手筆。康隆報告主張共匪代表中國，台灣要另成立一個「台灣共和國」，對大陸來台的二百幾十萬反共的人，要志願遣送到大陸其他地方。換一句話說，它的這種主張並非是兩個中國，事實上乃是一個中國，要共匪代表中國，而把台灣從中國劃開，另成立一個獨立國，所謂「台灣共和國」。也就是在費正清策動下的所謂「台獨」運動的醞釀。其目的旨在為共匪服務來消滅在台灣的自由反共政權。像費正清之流用毛匪代表中國文化的一套謬論來騙美國人，但自知此說在台灣不行，就用「台獨」運動來代替。所以「台獨運動」就是姑息主義者為共匪在台所施的煙幕陰謀。

各位試想，今天假設台灣獨立，也把二百幾十萬的反共的大陸人給送走了，豈不是讓共匪垂手取得台灣嗎？這等於將台灣送與共匪。說穿了什麼是台灣獨立運動？實際上就是赤化台灣運動。所謂「台獨」運動就是毛匪澤東攻略台灣的煙幕，姑息主義就是在為毛匪施放煙幕，所以兩個中國的謬論，在台灣是台獨運動。何浩若先生曾在書中說過，費正清曾經問過青年黨的陳啓天先生說：「台灣改成美國的五十州如何？」由此可知費正清除為共匪服務外，他更想利用美國極少數具有殖民地帝國主義思想份子，來推行姑息主義。所以我們對姑息主義的兩個中國的叫書應加以深刻的認識，並予以無情的打擊。

第三點：關於反越戰之運動，剛才陳紹賢先生也報告的很清楚，我們中國人對這一套東西認識的很清楚，那就是國際共產黨在自由國家內進行的陰謀。其中不但有俄國共產黨也有毛共在其中。反越戰運動乃是國際共產黨的共同活動。我們知道毛匪同俄共在爭奪國際共產黨領導上，是彼此互相鬥爭的，但是他們在對付美國和自由世界的目標是一致的。在我們抗戰勝利後，共匪在上海、南京各地所搞的那一套「和平運動」、「反戰運動」、「反迫害、反饑餓」運動，完全是與現在的反越戰運動如出一轍。今天的國際共產黨在玩弄的這一套手法，乃是將當年共匪在史達林指揮下在大陸上對我們玩的那套「政治協商」的老套子，搬到國際上使用，他們把今天的美國看作是當年的國民黨，把今天的紐約、華盛頓，看作是當年的南京和上海。很明顯的，假若今天的美國能够了解當年我們在大陸上的那一套教訓，尤其是如能讀了蔣總統寫的「蘇俄在中國」一書之後，他們就會明白，不至於上當

最後，我對第四點，也就是阻遏姑息逆流之對策，我覺得我們對此是應該有個重點：而我所看到的重點，就是今天姑息主義的目標重點是指向美國，而且在美國思想戰場上也有相當的收穫；所以，我們今天集中反姑息的力量，也要擺在美國的思想戰場上，去對姑息主義作戰。我們在美國的思想戰場上和姑息主義作戰的方式，也不是孤立的，我們要集中動員亞洲反共智識份子的力量，動員全世界反共的力量，集中向美國的主要思想戰場對姑息主義作戰，我們在美國的戰場上，也得要集中打擊一個目標，這個目標就是費正清的理論。

說實在的，費正清說毛澤東主義是代表中國的文化，他不祇是侮辱我們中國人，也是侮辱東方文化，侮辱亞洲文化。如果說我們今天沒有人來駁斥費正清，豈不等於說我們中國的學者都在睡覺。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要打擊費正清的謬論，就一定要專門有一批學者文人，而這一個責任，實在說應當是由教育部、中央研究院，乃至於各大學的學者專家擔任起來。中國及亞洲的學者專家應集中力量，徹底打擊費正清的謬論。他出一本書，我們也出一本書駁他，他寫出一篇文章，我們也就寫一篇文章來駁他，我們要在美國用外國文發表，去影響外國的讀者，我們知道費正清在美國憑藉一個哈佛大學、及幾個基金會，他有錢，也可以收買敗類，再說背後又有國際共產黨支持他，所以，反姑息主義運動，事實上應當是一個長期性的有組織的一個理論鬥爭。而不是發表幾個宣言就表示完結的事情，而是必須建立一個長期性、有組織的理論鬥爭，作長期而不間斷的駁斥才行。假若今天我們不打垮費正清姑息理論，那麼今後美國人對中國問題的瞭解，都將趨向費正清的典型，豈不非常危險？將來美國的外交家，持的是費正清的思想，一切的政策都以費正清的思想為依據，豈不是共產黨的勝利？

所以，駁斥費正清的理論，我們必須要有組織作長期性的理論鬥爭，我們中國的學人、中國的政府、中國的黨都應該擔負起這個責任來，集中我們的力量作長期性的理論鬥爭。反姑息主義，即是反共產運動。

總之，姑息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溫床，就是共產主義的煙幕，就是共產黨的開路先鋒，我們要反共就必須要防止姑息主義，要消滅共產黨，首先就要消滅姑息主義。謝謝各位。

林霖先生：

集中力量作文字和口頭上爭辯

使美國人有機會瞭解真理實情

我因為要先走一步，很對不起，請准我先表示一點意見。

剛才我只聽到谷正鼎先生的發言，我覺得他說得很對，我非常贊成。

我認為我們一定要集中力量，並在美國本土，和姑息主義者作文字上的和口頭上的爭辯，爭得一個勝利才行。姑息主義者所爭取的對象是美國本國的讀者和聽眾。我們一定要使這些善良的天真的讀者和聽眾能夠有機會知道實情並發現真理。我相信，當他們了解實情獲得真理後，自然會有明智的判斷，不會再被姑息主義者所左右。

這點小小的意見，卑之無甚高論，但供各位參考。謝謝各位，謝謝主席。

林尹先生：

發揮中華文化的傳統力量

消除姑息謬論的錯誤觀念

各位先生，我今天承國際關係研究所吳主任邀來參加座談會，討論題目，是「國際姑息主義之檢討」，我本人對於這問題是很少研究，也很慚愧。不過，我剛才聽到崔垂言先生和陳紹賢先生所講的，幾個重要的問題，他們兩位已經很清楚的告訴我們了。我本人是研究中國文學的，對於中國文化傳統精神，一向是很注意，所以我感覺到我們對付他們這批姑息主義，最重要的是怎樣把我們的中國文化復興起來，而且能傳播出去，發揮力量，解決他們的謬論和錯誤的觀念。

剛才谷正鼎先生所提出的問題，我是百分之百的佩服他的遠識，而且佩服他的對策。這次美國所舉行的漢學會議，我本來以為對於發揚光大中國傳

統文化，必定會有貢獻的，但是這次會議之後，有一位參加會議的朋友寫信告訴我說：「這次的美國漢學會議，不能說是漢學會議，簡直完全是政治作用，所邀請的大批外國漢學家們根本不瞭解中國文化」。他又說：「我們中國與會的漢學家，除了少數幾位先生之外，也有些是不大愛惜中國文化，跟着人家的誤解，而有很多的謬論。」我接到這一封信之後，我心裏很難過，我覺得現在我們蔣總統提倡復興中國文化，是要復興我們中國的真正的文化，並非是光喊一個口號就了事，也不是祇宣傳給大家看看就算完事，今天我們不祇是針對着毛匪的毀滅中國固有文化作激烈的鬥爭，而且是在這個激烈的潮流中，要把我們真正的中國文化推廣到國外去，要使國際上獲得真正的瞭解，但是，我們現在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反而出去開會的漢學家，居然也有中了費正清的毒素，在台灣的重要學術機構，及部份學者，也為了接受他們的補助，反而去遷就他們跟着他們說話。這正如同谷正鼎先生所說的，實在是在應由我們自己學術界的人來負責任。

像這樣的下去，不僅是費正清之流的在曲解，而我們自己本身也有人在那裏附會。我們中國文化的危機是不可想像的。我覺得我們今後對這一方面應多加研究，並且請吳主任也能注意到這一個問題，在總統復興中國文化的號召下，組織動員起來，把我們真正的中國文化由國內而宣揚到國外去。

黎東方先生：

動員在美學人加強說服工作

利用文字宣揚臺灣進步情形

費正清以權威自居，一般美國的學者中資格老的羞與為伍。資格淺的，要向他所管的基金要點好處，不得不仰他鼻息。他因此而控制了很多大學。福特基金會與洛克斐勒基金會均以費正清為調配人（Co-ordinator）。

剛才聽到各位先生的言論，實在獲益不淺。蕭一山先生是我們史學界的前輩，他對於中國文化的瞭解超過一般人之上。林尹先生幾十年來，對文化頗有貢獻。所以他們兩個講的我都非常佩服。谷正鼎先生說，我們應該到美國本土去和費正清辯駁，這點我完全贊同。費正清在理論上是共產黨的同路

人，絕對不會改變，我們也不希望他改變。我們不要存幻想，應該把他和他欺騙的羣衆分開。

我有一點感想，就是感覺到我們中國人，做事常常不夠敏捷，就是剛才陳紹賢先生所說的不够 Sensitive，不够快。國際上的共產主義者能隨時改變口號，改變說法，改變理論。在抗戰期間，他們爲了使美國的羣衆，對中共同情，就講中共不是共產黨，是土地改革家。現在他們又有許多新的說法，例如：「毛澤東代表中國的傳統」。這是一種新的 party-line，由最高的謀略家在莫斯科及北平研究出來，頒發給全世界共產黨人，叫他們異口同聲，一致說出，造成一種輿論。他們而且能够在各個區域作不同的說法，不同的行動，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甚至有時候還因人制宜，真了不起。我們要對他們作戰，似乎也該學一學他們的這些花樣。

我們假如要到美國做工作，第一、要有很多的出版品，成本成部的學術性著作。這些著作要有索引（index），要有腳註（foot-note），還要有參考書目（bibliography）。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從表面上看很有學術性，後面也有參考書目。但是他在參考書目中所舉的書，竟首列白修德的「中國之雷」（T. White,）白修德的這本書，（Thunder out of China），真是笑話，怎麼能算是學術著作呢！費正清的書，只有一個學術性的外型，便可以唬住很多人。我們有的是真東西，不過真東西也要有真的形式。我們的東西未嘗沒有學術性，譬如剛才崔垂晉先生的報告，句句話都有根據，要是譯成英文，就一定可以發生大影響。我們做得不够，做的人也太少。這些工作，正等着大家去做。天下之事，事在人爲。

美國的糊塗人固然很多，愛國的真正自由人士也不少。不過我們沒有人和他們聯絡。例如，恆慕義博士（Dr. Arthur Hummel），他是美國的漢學泰斗，年紀最高，貢獻也最大，他在國會圖書館主持中國部份多年，寫的文章很不少，而且編了一部巨著，「清代名人傳」，我這一次會專誠去拜訪他。他非常憤慨地說，「我們美國要亡了。我平生最愛的是美國和中國。我看到中國大陸淪陷，現在又看到美國被費正清等人胡搞，一定要搞到亡掉美國爲止。我年紀已經這樣大……」說到此處，他很激動，我只得勸他不要生氣，保重身體。再如費吳生博士（Dr. George Fitch），也是很愛我們的，也是很愛美國的。他的太太傑若（Geraldine），能說能寫，真是一位

女才子。我們中國人在美國的，也有幾位非常有能力，如陳香梅女士，她總是拿出自己的力量來貢獻給國家，她的接觸面很廣。

我們很需要有人到美國去作真正的說服工作。我們也需要有人用英文，寫一部好好的中國歷史，告訴美國人中國究竟是個怎樣的國家。到目前爲止，我們中國人自己寫的，只有很多年前李恩炳的一本與九一八事變後不久，在英國的一位崔驥寫的一本。這兩本均寫得相當好，但是缺乏戰鬥性。林語堂先生的 My People and my Country 發生過很大的作用，但不是歷史書。中文的歷史著作，講朝代、講政治和戰爭的多，講社會的經濟的變化的少，不太容易引起外國人的興趣。我們應該有一部特別強調社會進化、經濟發展的歷史。此外，戰鬥性的小文章、小冊子、報上的專欄，都應該有人去寫。我們不是沒有人才，而是需要好好地加以聯絡。我們應該動員美國的真正愛自由的愛國者，再動員在美國的中國學人，大家合作，經過三年五載，未嘗不能够收到很好的效果。

吳錫澤先生：

集中力量予以有力反擊

根據學理駁斥姑息謬論

主席、各位先生：剛剛聽到許多位先生的高論，使兄弟增加了許多見聞。今天討論的綱要有四點，我想就第二與第四兩點來發表一點補充意見。第二點就是有關兩個中國的謬論，第四點是如何阻遏姑息逆流的對策。剛才大家都對費正清講得很多，我也想藉這個機會，來再作一點補充。剛才蕭一山先生對東方先生和谷正鼎先生及其他好幾位先生都提到費正清，主張大家集中力量予以反擊，確不失爲一個很好的辦法，因爲費正清今天在美國，無形中已成爲逆流中的主流，如果我們能對費正清加以有力的打擊，便等於對遏止姑息主義及兩個中國謬論盡了一番的努力。但我們不要誤罵，還是應着重理論上的鬥爭，正如剛才黎先生所說的，應如何去適合美國人的心理，和爭取大多數人的同情和瞭解。謾罵完全是沒有用的。我們先要知道費正清的主張，也要知道他的理論根據。因爲費正清自以爲他不僅有言論有主張，而且還有學理上的根據，假如我們不從學理的根據上去駁斥他，我們就沒有辦法

爭取大多數人的瞭解和同情。上星期六（元月六日）雷松生先生借了幾本書給我看，我自己也有一兩本，其中有一本叫「人民的中國與美國」（China - The People's Middle Kingdom and U.S.A.），這是一本一九六七年出版的新書，另一本叫「The 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這本書是費正清和 Reischauer 合作的，其中關於元、明、清三朝是費正清所寫，其他則為 Reischauer 所寫。第二本書就是「美國與中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這本書出版得較早，但最近也有修正補充修訂，於一九六五年再版。我想這三本書大概可以代表費正清對中國問題的看法，我們如能根據他的理論加以駁斥，則華國人比較容易接受。

首先，我們應該先瞭解什麼是費正清的主張，簡單地說，費正清的主張約可分為四點：第一點，他認為美國的對華傳統政策已經破產，美國的對華政策有二，一為門戶開放（Open door Policy），而現在則美國與共匪都關了門（close door, not open door），所以這個政策破產了；第二個對華政策是中國的領土完整（Integrity of China as a nation），他認為美國現在要保持中國領土完整，是指自由中國而非中國大陸，故這一政策也已不切實際和不適用了。因此第二點他提出其新的對中國的政策，那就是「一面要牽匪加入聯合國，一面要承認台灣獨立。他認為為了避免人類遭受新式武器的毀滅，而需要同俄國達成軍備的控制（Arms Control），但要想和俄國達成軍備的控制，就需要爭取中共的參加，因此就需要承認共匪偽政權，同時也要承認台灣獨立。第三點，他又建議在這一政策未實行之前，還須有一個過渡的政策，叫做冷戰對策（Cold War Policy），他採用了巴納特（A. Doak Barnett）的「圍堵而不孤立」（Containment Without Isolation），他認為目前立刻可以做到。第四點是他的結論，就是一個中國，一個台灣，而不是兩個中國。他不用「兩個中國」這一名詞，而是用「一中一台」，他的言論特點也就在此，其最荒謬也在此。他認為像李普曼和傅爾布萊特等的言論不過是一種主張和意見而已，沒有學理上的根據，而他却有學理的根據，所以特別具有說服力，因為美國人認為只要有學理根據的言論，就是了不起的。那麼我們來看看他的學理根據是什麼呢？那是根據他對中國歷史的看法。

他第一個看法認為，中國的歷史有一種朝代的週率（Dynastic Cycle）

，故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朝代的興亡史，根據朝代的週率，所以他認為共匪政權會繼續存在，為什麼原因呢？他說因為共匪政權也代表着一個朝代，那就是「政黨朝代」。最可笑的一點是，他看到明朝的政治制度有內閣、都察院和兵部，就認為正好適合現在的黨、政、軍。內閣等於政；都察院等於黨；兵部等於軍，這點我想蕭先生一定比我懂得更多，真是擬不於倫之至。所以從這些地方，我們可以發現費正清對中國歷史的看法很幼稚，如果對這一點加以駁斥，他的理論根本就站不住了。他又說漢朝和唐朝大統一之前先有個短暫的統一，也就是在長期的大統一之前，先有一短期的小統一，此即指漢朝之前的秦朝只有十幾年，唐朝之前的隋朝時間也很短，這種論調很明顯地有一種惡意的暗示作用。實則他完全是以偏概全，不能代表整個中國歷史的過程，況且在明、清兩代統一之前，並沒有短期的小統一局面，而宋朝以前還有一個短期的大混亂，隋朝以前的混亂時間更長，所以費正清的這種理論並不是一條定律，我們可以很輕易地就把他推翻了。

費正清對中國歷史看法的第二點，他認為中國人太重視文化，所以他特別造了個新名詞叫「文化主義」（Culturalism），他說中國的文化和中國的國體是一致的，因為中國的文化是統一的，所以中國的政治也是統一的，因為中國的政治統一，而使中國人反對分裂而要求統一，所以要把中國分成兩個中國，那是無法為中國人所接受的，因此他現在要避免講「兩個中國」，這是因為我們有一個長期統一的文化背景。他的「一中一台」的謬論便是由此而來的。

他的第三點看法，是在說明為什麼贊成巴納特的「圍堵而不孤立」呢？那是他認為中國人在傳統上已經有孤立的傾向了，不必再加以孤立了。

他說中國人從元朝起，便產生了一種仇外（Xenophobia）的心理，於是把自已孤立起來。他又說雅片戰爭的原因，無非是英國想藉此打擊中國的孤立。他簡直在替英國人辯護。雅片戰爭後，各國在中國有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等不平等條約，他又說這是外國人怕中國人刑求，且外國人不習慣中國人的不重視證據，由於這兩個原因，所以外國人需要領事裁判權。他儼然以帝國主義者的代言人自居了。他又進一步說，中國人的不平等條約，那是中國人自己不爭氣，他舉了個例子說，在同樣情況下，日本人那時也有不平等條約，但是日本的不平等條約，到了十九世紀末葉就取消了，而中國當時為

什麼取消不了。以上這些，就是費正清的所謂中國的孤立傳統，作爲他現在要對共匪偽政權圍堵而不孤立的理論根據。

他對中國歷史的看法的最後一點，極盡強詞奪理的能事。他認爲中國的積弱，是由於未能建立一個民族國（Nation State）中國之所以不能近代化，不能進步，其原因就在於此。他除了這個看法外，又舉了些例子，他說在一九一五年以後，英國人便要求西藏自治，俄國人對外蒙古也提出同樣要求。那麼台灣爲什麼不能獨立？他又替我們製造了兩個名詞，一個是「Taiwanese-Chinese（台灣的中國人）」，一個叫「Nationalist-Chinese（國民政府的中國人）」。他似乎要把台灣看作一個民族，只不過沒把話露骨地說出來罷了。所以他主張「一中一台」，顯含有挑撥分化的惡意。由這些地方去分析費正清對中國歷史的看法，在我們看來是很荒謬的，可是，許多對中國歷史不清楚的人，就很容易受他的騙。因此，我們假如要打擊費正清這些理論，我們還是要從歷史上，從他的許多偏見上，一點一點地加以駁斥，這樣一來，我們並不一定要費正清自己認錯，至少可以爭取大部份人對費正清的認識，而對中國歷史有一正確的瞭解。

因此，我個人的結論是我覺得所謂費正清的中國歷史觀，在這幾本書裏

主席結語：

今天因爲時間的關係，不能不作一個結束，在座的各位先生如果還有其他意見，只好請各位先生用書面來補充了。今天承各位專家學者到本所來發表很寶貴的意見，本人代表本所向各位先生致謝。

在各位先生發表了許多非常高明的意見之後，雖然我不敢說做一個結論，但是我覺得有幾點是大家共同的想法，也是值得我們今後共同來勉勵的地方。如果我所講有不對的或有遺漏的，還要請各位原諒。

第一、今天大家都認爲，姑息主義者的說法，都是對中國文化的曲解，而且共產主義，尤其是所謂毛澤東主義，根本就不在中國文化的傳統。要使姑息主義者的謬論受到打擊，最好的方法就是發揚我們中國文化的固有傳統。這一點很多位先生都會提到，吳錫澤先生對於費正清著作的分析，非常深入，他認爲費正清的許多著作，沒有學術價值，而且他的著作都是先有結論，然後再找材料。因此，他的著作看起來似乎好像是學術氣氛很濃，而實際上充滿了成見與偏見，我想這些意見都是非常寶貴的。

第二、許多位先生都提到，姑息主義者主張兩個中國的論調，和聯合國中的外交家所提倡的兩個中國，其意義和目標都不是相同的。聯合國外交家們不過是想用外科醫生的辦法，亦即鋸箭法，把中國代表權這一麻煩問題，分成兩個中國以爲就可以

，使我產生了幾個印象。第一，費正清號稱學者，從事學術研究，但就我看，他這些書後，覺得他的學術氣味很微薄，他的作品多是新聞體裁，而不是學術性（Academic）的體裁，當然我的意思並非指新聞體裁不如學術體裁，我只是說不要以新聞評論來冒充學術著作，其實這兩種體裁本無所謂高下，又何必冒充？第二，我覺得他的最大毛病是先有結論，然後再在中國歷史上去找材料來證實他的結論，這在真正做學問和研究則是個很大的忌諱，我想我們把這一點提出來，美國人一定會接受的。第三，他的書處處充滿了成見、偏見和許多曲解、誤解，這些我剛才大致已講過，不再贅述。現在再講一點他的誤解，也是很有趣味的，他說China（中國）這字的由來，是從秦朝的秦China來的，從China字再加個a字就成China了，這是何等的可笑？另外他還說，中國許多發明是由道家所發明的，如瓷器、火藥、羅盤等都是道家發明的，這不知他有什麼根據，如果說有根據，他却沒有說出來，如果是沒有根據，那就等於是信口開河，如果他真的相信他自己的看法，那麼他對中國歷史的瞭解就更淺薄了。所以我們今天要打擊費正清很簡單，就是用中國人的一句老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他自己的理論根據來駁斥他自己，也就够了。

解決了。可是姑息主義者的兩個中國，其目的則在消滅中華民國，同時要赤化台灣。這一點，也是非常值得我們注意。

第三、姑息主義者不僅對於我們中國的許多問題加以曲解，同時對美國的對越作戰，亦發生非常壞的影響，美國許多反戰運動，都顯然是由國際共產主義所策動的。所以我們一定要想法子集中力量，去打擊他們，而最好的方法，就是到美國本土去進行打擊他們的工作。

第四、在我看來，姑息主義者不但是對我們中華民國不利，而實際上講，對美國的前途，也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們除了針對姑息主義的謬論，加以駁斥之外，我們還要做一件更重要的工作，就是我們必須提醒美國，國際姑息主義的論調，對我們中國固然不利，然而從長遠的途程看起來，對美國更爲不利。我們中國大陸之所以淪陷，老實講就是由於姑息主義者那樣的謬論，所產生的惡果，這不但害了中國，也害了美國。現在姑息主義者在美國的許多行動，將來可能造成和我們中國大陸同樣的命運。中國大陸早已淪陷，我們祇能痛定思痛，但美國却應引爲殷鑑，以免造成中國同樣的命運。否則，到了那個時候，再想痛定思痛，就爲時已晚了。關於這一點，我認爲非常重要，所以我特地加以補充。

以上所講的幾點，只是概括地報告各位的寶貴意見，當然不免有所遺漏，但是我想這幾點都是我們大家的共同看法。還有一點我想指出的，就是郭先生最後講的，毛澤東主義不是中國的文化傳統，而是馬列主義加上中國流氓而形成的一種逆流，這一點也是非常有價值的意見。今天的會議就到此結束，謝謝各位寶貴的光臨與高明的指教。

美國對中共的政策

李其泰

——衆議院外交委員會小組聽證摘要——

前言

在美國歷史上，對亞洲政策的考慮從來沒有像今日一樣地引起普遍注意與爭論。亞洲是世界半數人口居住的大陸，美國對亞洲發生關係始於帆船時代及早期的傳教事業。在最近的二十五年內，美國曾捲入兩次亞洲的戰爭。

當前美國又致力於協助越南人民，抵抗共產侵略。美國與許多亞洲國家維持廣泛的經濟的（貿易與援助）與文化的關係，從位於東北的韓國、日本與中華民國，到西南的印度與巴基斯坦。除却這些對亞洲的歷史性關連外，中共的進展爲核子國家及越南危機的日趨嚴重，更促使美國格外注意及小心檢討對該地區的政策。